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当风吹来的时候

郭晓兰

高三,周六,难得的一天空闲,复查了一下身体,然后带几个菜回家,陪婆婆吃饭。

婆婆已经八十有六,自上次脑梗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如今,她最大的乐趣是数钱,几百元钱,数上一两个小时,乐此不疲,也不知到底数清了没有。也许,在她模糊的潜意识里,钱是无以替代的保障,是活着最大的底气。其实,钱对于常年蜗居斗室的她来说,最大的用途,是等我陪她打两圈麻将。我起落着我的起落,相帮她垒着她的城墙,再给她貌似商量量地进行指点,所以,她成为稳胡不输的那一个。大家心照不宣地只为让她兜揽几元胡钱,几多满足快乐的开心。这赢钱,多么微不足道,于她,却是硕大无比;这快乐,如此心酸莫名,于她,却可以稀释她难言的孤独寂寞。

下午,去看母亲。一样一样展示给她买的礼物,让她安心,安心。让她知道,我们像以往一样爱她,没有谁有丝毫嫌弃。尽管一切对母亲已没有多大意义。几年来,病痛的折磨,进出医院的反反复复,已经把母亲以眼睛看得见的速度,往返成一个词语的模样,骨瘦如柴。帮哥喂母亲几口奶妈,再帮母亲捋一捋她额前凌乱的头发,用手轻轻摩挲一下母亲枯瘦的脸颊,让母亲感受一下女儿手的温度和炙热的疼惜。父母存在的意



义,不在于曾经给子女提供是否富足的物质生活,而是当子女一想到父母,内心便充满温暖和力量。这些温暖足以抵消浩荡人事里的薄凉,这些力量足以对抗时间的洪流,与荆棘岁月里的风霜。

周日,便是母亲节。不知母亲还有几个母亲节可以见证。母亲在,天天都是母亲节;

母亲不在,母亲节便成为一个合成性质的词语。仰望苍穹,无语长叹,衷心祝愿:愿光阴千万慈悲,许父母从容幸福慢慢老去;愿人世间万宽容,许父母长寿安康余生安稳。慢一些,再慢一些;长一些,再长一些些。

回家的路上,接到快递的电话,说东西已放到小区门岗。打开,是一个精致的女包,

一盒手作藕粉,一盏触摸式“曲院风荷”造型灯笼。原来,是未过门的儿媳五一去杭州旅游,早早地为我准备的母亲节礼物。苦涩的一颗心瞬间被无尽的甜蜜填满。孩子,感动于你的贴心、可心,也谢谢你的有心、用心。所有礼物材质俱佳,定价不菲,让你破费了,更不知你寻觅了多久,才搜寻到如此合意的礼物,更不知克服了怎样的艰难,不远千里大包小包且大包装小包装如此完好地带回济南,又恰逢其时地踏着母亲节的步履寄送到我的手中。

感谢,感恩。感谢命运,今生让我们遇见,缘定婆媳,情同母女;感恩岁月,时光清浅,春风如水,山河温柔,花草树木都长成了你我喜爱的模样。孩子,祝福你,你们!请努力工作的时候,照顾好自己。我,我们会站在你、你们身后,默默地关爱、护持,退一步,给你们足够的包容;进一步,为你全心地助力。

真情五月,花开半夏,夏风柔暖。“当风吹来的时候,你偶尔看向风吹来的地方,那里是远方,也是过往”,风中絮语很多,都是我曾经热爱、正在热爱或将热爱的。很多时候,人不需要去想拯救天下苍生,关爱好自己,呵护好亲人,经营好眼下的此刻,也是一种追求和满足,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百味人生
baiweirenseng

有一种警示叫小满

邓荣河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小满是一个颇具警示意义的节气。那种警示,既夹杂着土腥味十足的生活气息,也蕴含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人生哲理。

对于日渐膨胀的大地来说,芒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盛大婚礼,而小满,则是举行婚礼前那种梦寐以求的煎熬。当弥散田间地的成熟气息,以加速度的方式接近礼炮的体温,村前屋后的小麦们,便开始从头到脚地计算将要出嫁的日子。

不过,凡事急不得,躁不得。很多时候,不得不相信宿命。当然,有些东西比人更相信宿命,比如坐落在广袤大地上的那些古老村庄。在村庄们的潜意识里,小满——充其量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天天渴望着成熟,其实离真正意义上的成熟,还有那么苦熬煎熬的一段。

小满时节,北方的收获已经见了雏形,只差最后修成正果的关键。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时期,往往决定着额头的微笑阳光不阳光,脸颊的汗水到底能值多少钱。“小满不满,麦有一险”。农人们明白,肆虐的病虫,无情的干旱,往往令小满难满,会让唾手可得幸福,一下子滑落到悬崖边。因此,小满时节的北方农人们,慢慢也学会了科学种田,依旧天天与勤劳相伴。或喷洒些增加干粒重的液体助剂,或喷洒点预防干热风营养液。实在没事,就不间断地到田间地头转转看看。那些没有根基的悠闲,眨眼间便消失在农人们的眉间每个人。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一辈子同样会经历很多“小满”,但真正能够拥有沉甸甸的“芒种”的,不多。细细分析一下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真正把握好这种“小满”的煎熬。有人以为“小满”即满,痴痴地以为拥有了一片小小的绿叶,就拥有了整个春天;也有人认为“小满”即安,满足于眼前的小收获,洋洋自得停滞不前;更有甚者,“小满”不满——心渴望大海的辽阔,不想想探小溪的深浅,心比天高好高远……对此,我深有体会。

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当属那年高考。高考前几次镇域内练兵考试,我都名列前茅。于是,那段时间我有点飘飘然,天天盼着高考的早日到来,以便早日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夙愿。班主任老师看出来我的浮躁情绪,几次找我谈心,苦口婆心地告诫我:别看你在咱们镇上成绩可以,到了县里就不一定能够排上名次。况且,最后高考要进行的是全省的大比拼。虽然渐渐明事理的我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就是沉不下心神,总有一种小鸟展翅嫌天低的感觉。可想而知,那段时间我的复习备考是怎样一种情形。

终于迎来了属于我的第一个“芒种”——日思夜盼的高考。考试期间我就觉得有很多题拿不准,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我错过了“小满”时节的自我调整、最后锤炼。成绩出来了,我勉强考上了一个师范。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彩虹。同样道理,不经历全身心投入的煎熬,也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圆满。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一辈子同样会经历很多“小满”,但真正能



曹风

心飞扬 摄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清晨

鲁卫民

疲惫了
一夜的山丘
葱茏,被黎明放到了身后
看那,冲天的鹭影
剪断的是涟漪的衣皱
岸边浮动的柳絮,遮挡了
亭台的完整
三三两两的游人
在阅读着,阅读着
荷叶的婷婷

雨落清夏

安志国

久违的它,被风揉搓后
玉润鲜亮
莹落下的清白
撑开呼吸
与一池污水争鸣
还原的夏天,快速跳跃

那么多的远方客人
不请自来,彬彬有礼
舒朗着个性,施展风雅
都在追赶夏的脚步
在清凌河,九曲流水间
又多了几朵
澄澈的浪花

慧语人生
huiyurensheng

不贬低他人是一种修养

李伟明

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单位每到年底考评时,有一项内容是同事之间互相打分。他因为人缘不太好,经常被打低分,为此非常苦恼。马上又要迎来新一轮考评了,这一次,他想给所有同事都打低分,而给自己留一个高分。

我听了之后,劝他千万不要这样做。一个人的处境越尴尬,越要保持清醒大度,坚持对别人客观评价,让那些故意与自己过不去的人看看自己的胸襟。别人要怎么评说自己,那是别人的事,我们不能也不必强求。但努力做好自己,却是完全可以把握的。这种事,不妨想开些:只要自己没有那么差,人家故意给一个差评,那又有什么

关系?无非是影响评先评优这些“外事”而已,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苏东坡与佛印的一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听过。故事说的是,有一天,苏东坡与好友佛印禅师边品茶边谈论人生、研讨佛法。聊得正开心,苏东坡突然问佛印:“你看我现在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哈哈大笑,对佛印说道:“我看你像一坨牛粪。”佛印也哈哈大笑,并未对此不避之语进行“反击”。苏东坡心里得意,认为自己在佛印面前赢了一把。事后,却有明智的人告诉他:“佛教最讲究心境,境随心变,相由心生。佛印禅师说你像一尊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而

你说佛印禅师像牛粪,是因为你心中只有牛粪!”苏东坡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赢了个傻不拉几,以笑声回报自己的佛印才是真正的赢家。

这个故事,和这位年轻朋友遭遇的年度考评,颇有几分相通之处。聪明的人是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对别人要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一笑置之便是了,何必耿耿于怀,甚至以牙还牙?

人家怎么看你并不重要,自己怎么做才是关键。做人要有原则,要有定力,要有平常心,不贬低别人的同时,也不必抬高自己。

高分未必高尚,低分未必低能。面对

各种考核、评价,我们不必唯分唯票。一个人的一贯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对个体来说,即使遭受不公平待遇,也要相信阴雨天虽然影响人的心情,但它们并非生活的主流,从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来说,晴朗才是天气的主基调。

不管身处何境,评价他人都应客观、公正、厚道,不要去动那么多心思,想那么多歪招。为了突出自己而故意贬低别人,其实一点也不高明。只要人家自身没硬伤,不管你怎么说,时间都将还他一个公道。旁观者的眼光并不如你想象的那般混沌。任何时候,不要低估别人的智商,否则变成傻瓜的一定是自己。

我家堂屋

李长江

《孟子》中有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语气恢宏阔达,其内涵高山仰止,令我肃然起敬而又自惭形秽,尤其看到自家在遮风挡雨纳凉御寒方面猛差一筹的堂屋。

我家堂屋,始建于26年前。彼时,我家院落原是一块六分大小的良田,种植一些瓜果谷物,并且因与村落相隔一条浅浅的河沟而罕至。万不料竟然成了我大半辈子生养之地栖身之所!

我和妻子结婚生子后,父亲就想想办法借钱筹资给我们新盖了这所堂屋。彼时,家里穷,父亲没钱给我们买新物件儿,但凡能凑合用得上的就节俭不买新的。父亲把在别村继承应得的一座老屋拆了,构建老屋的砖瓦还梁檩椽一并拉来,大都用在我堂屋上。值得炫耀的是,梁,是榆木料的,双梁起架(大梁上立两支柱后再有一横

梁,横梁两端架二檩,横梁中间立柱撑脊,形似“立”字。父亲说,是我爷爷的爷爷建房使用的,至少有150多年历史,如今默默无闻支撑着椽檩砖瓦,为我家人遮风挡雨、防暑御寒,并呵护我家人的生命安全。有时,看到幢幢高楼大厦在眼前拔地而起,一想到我堂屋也会被无形时代车轮和有形机械车轮碾压倾覆,那伴我大半生的榆梁将无用武之地,暴晒其在烈日之下,裸淋其在暴雨之中,让木耳滋生其裂缝之处,让蚊虫洞穴其缝隙之内,便不由得五味杂陈,感慨系之。

与榆梁拥有同样厚重历史的是木门。这两扇门原是一个村子一扇古寨门,木料厚实,铆钉大沉。父亲让木匠锯开修整涂漆,安装在我家门墩上,安全牢固。有时,儿子以门当黑板写画些字数,痕迹久置;有时,儿子转动门板不蠹户枢产生即逝的

声响。平淡生活中人为多了些色彩乐音。目明耳聪的客人,倘若登临寒舍,推开大门,涉足室内,捡一相对干净地方立定。抬二目细瞧墙壁:黄白杂糅颜色,凹凸不平,因龟裂而绘制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地图。一手指指肚大小的窟窿,容得蟋蟀姐妹们自由出入,窸窣窸窣,是它们在击掌为客而歌?

屋内明间陈设简略。桌几各列其位,八仙桌上摆放茶壶茶缸桌旁安凳以待客;条几放置供品来敬神。明间西侧是组合家具,家具是妻子陪送的嫁妆。几近三十年岁月腐蚀,漆料脱落,损毁杌隳,宛如九旬老妪的牙床,可敬可怜。家具下土台高筑,鼠族存焉,鼠爹率妻子来此绝境,享我谷米,怡然自乐。充警察之职的倦怠猫,整日蜷缩而眠,将鼠来鼠往置若罔闻。倒是身爪巨大的狗义愤填膺心怀正义,不见鼠则已,见则怒火中

烧,以爪刨,以头抢地耳,家具下狼藉之状不可言表。至此,妻子怨声载道归结于穷。

明间往东偌大面积置一铁防震床:横两米三七,纵两米一七。床面距地41厘米,顶距床面190厘米。床腿至顶由四根直径为7厘米的O型钢管支撑。床顶7根槽钢均衡排列,其上覆以竹胶板,可抗八级地震而安然无恙,即使有百斤白金银石穿云层洞房顶直击我为目标,亦可高枕无忧。在该防震床入眠以前,屋顶掉土落瓦,都让我夙夜忧叹,彻夜不寐,惶惶不可终日。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言,此境于我不当。

我栖息防震床上,倘若无事,床上一坐,枕头抽书一本,随意翻阅。天气晴朗,日月借同清风透窗而入,气息里蕴含淡淡的芳香。这芳香源于书卷里的墨迹,或是源于家人朗朗笑声,或是老屋经年累月的熏陶?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两把青麦穗

孔伟建

小满之前,母亲从老家来,给我带来两把青麦穗头,她知道我从小爱吃搓出来的鲜麦粒,或磨麦。

小满时节,小麦籽粒渐渐饱满,尚未成熟,正中燎麦。

我坐下来,在客厅里,紧盯着这两把青麦穗头看。尖尖的麦芒、均匀的籽粒聚拢在一起,每根麦芒都像大地的胡须,每个穗头都像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品。三两片纤长的麦叶,被剪的齐整整的麦秆,还有母亲用麦秸秆随手打成的结,让我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母亲说,今年麦子长势好,籽粒饱满,这两把麦穗就是在自家地头剪的。

我从绑好的整把麦穗中慢慢抽出一支,放在鼻尖轻轻地嗅,感觉一种清新的气息在客厅里慢慢氤氲开来。我把这支麦穗放进掌心,两手合拢,感觉麦芒扎在手心里痒痒的,搓揉之间,这些尖尖的小东西就开始碎了、断了,折断的小刺有些扎进了我的指缝间,我觉得有点疼。我的手上,早已没了老茧,我觉得自己脱离



土地太久了,开始变得细皮嫩肉。

我没出声,依然默默搓着。我看着包裹着麦粒的皮儿被我慢慢搓了下来,青绿的饱满的麦粒脱了出来,在我掌心里晶莹剔透。我撮起嘴,小心翼翼地吧皮儿吹出去,渐渐地,我掌心里只剩下籽粒饱满的一

坨麦粒。

我看了看坐在身边的母亲,她正帮我搓麦粒。她的手很粗糙,她的动作比我快,她把搓好的麦粒放进小碗里,白的瓷碗,青的麦粒,煞是好看。

我把搓好的一小捧麦粒,一股脑地倒